

年的半径有多远

◎文 猛

故乡在哪里,年在哪里。
家在哪里,年在哪里。
父母在哪里,年在哪里。
团圆年,团圆年,年就是一个圆。乡村的石磨是圆的,石碾是圆的,水井是圆的,竹筛是圆的,柴火灶是圆的,日子是圆的……故乡是年的圆心,家是年的圆心,父母是年的圆心,年的半径在哪里? 年的半径有多远?

年的半径是锄头和土地之间的距离,是犁铧和水田之间的距离,是镰刀和庄稼之间的距离,是正月初一和大年除夕之间的距离。

在农历的时光格上,在二十四节气的风雨声中,我们在大地上播种、施肥、收获。庄稼是要喂养的,猪牛羊是要喂养的,鸡鸭是要喂养的,只要村里有水塘,鱼一定要放养,年年有“鱼”是乡村最美好的期盼。我们用一年的时光丰满过年的丰衣足食,年满啦,炊烟就满啦,幸福就满啦,村庄就满啦,子孙就满啦!

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我们对年的渴望是最急切的,一年半径的尽头会有一顿好吃的,会有新衣服穿上,会好好歇息几天,再忙的农活放下,再大的事情放下,人人都有自己的年,年让我们岁月静好。

天天吃肉当过年,那是我们每年仰望到头酸的期望,今天已经成为现实,对年的期盼不再为了吃肉和穿新衣服,祖先们从来不敢奢望的生活,我们刚好赶上。我们今天盼望过年就为了团圆,一家人一群人一村人快乐地聚在一起。

一年在为年的准备中,我们总会在土地上种上向日葵,朵朵葵花向太阳。向日葵在乡间有个名字叫“旺红儿”,旺红我们的日子,旺红我们的生活,旺红我们的心情,我们的一年到达的任何半径都阳光灿烂!

我们村庄的向日葵灿烂开放,势不可挡!

我们为着年做一年的准备,其实就是为着一生的准备,准备好了每一年就准备好了一生,年的半径就是一生的半径。

年的半径是遥望村庄的距离。
在村庄的人备着年,远方是远方。在远方的人备着年也望着年,村庄是远方。
家屋前的路通往庄稼地,人过去,种子就能过去,大地不辜负任何一粒种子。
家屋前的路通往山林,人过去,牛羊就能过去,山林长大了牛羊也长大了。
走出家屋,走向山坡,村庄不叫“工作”,叫“上坡”,叫“干活路”,干好了“活路”,村庄才能有活路。

家屋前的路通往更远的路,当兵的走出去,考学的走出去,招工的走出去,他们干着不同于村庄的“活路”,这种“活路”在城里叫“工作”。村庄走得最远的人是大家羡慕和牵挂的人。后来,一个叫“打工”的“活路”在村庄出现,过完年,背上行囊,走出家屋,走向村庄的大路,往南飞,往北飞,往有“活路”的地方飞,成为村庄的“候鸟”,过完年飞出去,过年了飞回来。年就像安放在我们心中的闹钟,冬天第一场瑞雪到来,闹钟就会响起,提醒我们的归期。千山万水,万水千山,再大的事情也会搁下,再忙的工作也会暂停,朝着故乡的方向,奔着年夜饭的清香。

过年,中国人永远无法抗拒的呼唤!
年的半径越来越大,村庄的半径越来越大。

年的半径是村庄和乡场之间的距离。
城里有城里的“派对”,乡村有乡村的“派对”,乡村最大的“派对”就是赶场,在一个约定的时间,在一个约定的地方,奔赴一场盛大的乡村派对。

平日里赶场为着土地上的农具,哪把锄头该淬火啦,哪弯镰刀该磨啦,哪挂犁铧该更换啦,走进乡场铁匠铺,那是乡村农具的“4S”店。走进今天的乡村,犁田有耕耘机,收割有收割机,走路有摩托车、小汽车,曾经红火的铁匠铺,最后的炉火熄灭,乡场上汽车、摩托车、农机具修理店应运而生,乡场成为小城镇。

当年赶过年前的场,最重要最着急的事情就是为家人添置过年的新衣服,大年初一没有新衣服穿出来,那是一个

人的失落是一个家的失落。穿上新衣服,给新年打开崭新的扉页,给村庄一个崭新的封面。乡村的今天,只要有心情,我们随时都可以添置新衣。今天的乡村再没有着急要买的糖、酒、烟、盐、醋、茶,流动出售的百货车放着好听的歌曲,喊着诱人的广告,每天都会在乡村公路上巡游。

我们依然热切地奔着到乡场去,乡场上最值得关注的地方还是邮政所。不管时代的洪流如何滚滚向前,邮政所依然是永远的绿色,那是庄稼的颜色。在乡村,我们注视着庄稼的绿色。在乡场,我们更想通过邮政所的绿色去关注远方亲人们庄稼的绿色。邮政所大门旁边,总有一块小黑板,写满了一张张贴着名字的字条,找到自己的名字,从邮递员手中取回远方的书信或者汇款单或者电报,那是乡村看得最远的窗口。有了电话,有了手机,有了微信,有了银行,小黑板上的字条越来越少,邮政所里多了一扇叫邮政银行的窗口,这里成为乡村收成最好的庄稼地——

那片庄稼地叫打工。
年的半径是家屋和水井之间的距离。
团年那天,重要的事情有两件,一件事情是给家里水缸挑满水,水缸满,心里满,幸福满,通往水井的道路上走着幸福的挑水人,哪怕当年的日子过得多么惨淡,大家心里一点不慌,总会在心里说“不怕,村里还有井哩!”
水井亮旺旺地照着天,照着地,照着人。

另一件事情是给水井敬香,要吃团年饭了,家家户户端上祭盘,里面有猪头,有鱼头,有米饭,有酒杯,从村庄每一方院落出来,走向水井。燃起烛香,“水井啊,我们给您拜年啦!”

远方回来的人并不急着回家,总会先到水井边,对着水井凝望,捧上一捧水润到心里,村里人认出了你,一声“回来了”,心就回来了。坐在水井边,乡亲们一个一个围过来,讲着远远近近的故事,衣锦还乡也

好,穷困潦倒也罢,我们喝着同一口井水。自来水管通往家家户户,我们依然没有忘记给水井清除杂草淤泥,依然会在团年饭前去给水井拜年。

水井的半径并不宏大,背井离乡给了水井泪盈盈的半径,我们要让村庄每一个人记住村庄的水井,我们的血管流动着同样的井水叮咚声。

年的半径是堂屋和祖先之间的距离。
大年三十的下午,我们总会净手净脸,举着一盏灯笼,端着猪头鱼头大祭盘,去山坡祖先坟前,点燃烛香,呼唤着祖宗名讳,述说一年收成,喊祖先们回家过年。我们知道祖先走得不远,祖先的目光一直看着我们每一个子孙。

除夕的晚上家家亮着灯,开着门,祖先们陆续回家……

年的半径是仰望天空的距离。
年到啦,天空中的雪花准时到来,天地一片亮堂,村庄一片亮堂,心中一片亮堂。都说农人脸朝黄土背朝天,我们仰望着天空的时间最多,看天气,想心思,一个仰望天空的民族是最有希望的民族。

雪花飞舞,饭菜飘香,亲人团圆,团年饭就以这样的背景摆上木桌,吃团年饭前最盛大的仪式就是在院坝上拜天,感谢上天给我们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,感谢上天给我们衣食住行,油盐酱醋。

除夕晚上辞旧迎新的时刻,家家户户的主人会走到院坝,走到天空下,摆好十二个精心挑选的大红鞭炮,依次点响,预测来年每一个月的运气,给未来的日子提前踩点。

一年朝前看,什么事都是大事。
鞭炮特别响亮,雪地一地红火,村庄灯火通明,在村庄聆听过年的声音特别温暖。过年啦! 过年啦!

年的半径很小,就像我们那很小的村庄,一般的地图上都可以忽略她的存在。

年的半径很大,就像我们那很大的村庄,我们用一生奔跑,我们永远跑不出村口。

金鸡菊

◎蒋沂君

有人喜欢荷花,有人喜欢梅花,有人喜欢桃花,而我却喜欢金鸡菊。

金鸡菊的花瓣一层一层的,整齐排列,这些花瓣都围着花蕊展开,都聚拢在一起,像召开热闹的盛会。金鸡菊的茎细长笔直,叶子呈墨绿色,长得却不规则。

远看一片片金鸡菊,就像一片片金色的海洋,又像金色的地毯。走近一瞧,一株株金鸡菊就像一位位亭亭玉立的小姑娘。

这些金鸡菊有的打着花骨朵,像一个个小绣球,有的开出两三片花瓣,在微风中翩翩起舞,有的完全绽放,像小姑娘的蓬蓬裙。这些花挨挨挤挤的,像在说悄悄话。金鸡菊的颜色五彩斑斓,红的如同燃烧的火焰,粉的犹如天边的晚霞,白的好似冬日的雪花,黄的像闪闪发光的金子。阵阵微风吹来,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,沁人心脾。

金鸡菊不仅赏心悦目,而且作用多,它可以泡茶和制作草药,能清热解毒,可以做菊花枕,改善睡眠质量,可以做干花,供人欣赏,还可以装扮世界、增添美景。其他花凋谢枯萎,而金鸡菊还是坚强独自地热情开放,我们要学习它积极向上、坚韧不屈、默默无闻的品质。

我爱金鸡菊,不仅爱它美丽的外形,而且爱它

坚韧不屈的品质。
(作者系永川区汇龙小学2021级3班学生 指导教师:刘坪)

冬

◎杨博远

“白雪纷纷何所事?撒盐空中差可拟。未若柳絮因风起……”“一条藤径绿,万点雪峰亭。”各位诗人在冬天留下了千古名诗,让我们对这个季节充满了想象。

冬天是多么美丽,如一幅画卷。大雪中的梅犹有“梅须逊雪三分,白雪却输梅一段香”的风采。梅和雪是多么美丽,双方不分胜负,只因他们是冬的使者。哪怕枝干上只有一根独苗,它也会成了万中无一的美,是最美的美,是最艳丽的美。如果没有了雪和梅,冬天便会黯淡无光。

当有一群人在桌前,看着窗外的雪景会怎么想呢?他们会想雪的美吗?当一片雪花落在我手上时,我仿佛觉得世界都在变化。那几个桌前吃席的人说说笑笑,我仿佛听到他们在说:“冬真美啊!”他们的笑容和窗外的雪景相映成趣,让人感受到冬天的温暖。

冬是善良的,她仿佛是一位女王,也给我们带来了喜悦,同时让大地变得美丽。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”虽然冬天让万物沉睡,但也给了它们休养生息的机会。我们在冬天里堆雪人、打雪仗,享受着这个季节独有的乐趣。

冬天,虽然寒冷,但它的美是无可替代的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每当我看到雪花飘落,就会想起这句诗,感受到冬天的神奇和美丽。

冬天,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季节,也是一个让人期待的季节。让我们在这个冬天,一起感受雪的纯净,梅的坚韧,和冬的温柔。

(作者系万州区电报路小学四年级2班学生 指导教师:何真宗)



海棠文苑投稿邮箱:
yxdsbbjb@163.com